

打渔上坡

京 剧

北京宝文堂書店

PDG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 10070·306 字數 17,000 開本 737×1092 1/32 印張 15

16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7,900 册

定價 (7) 0.10 元

前 記

陈大官自幼父母双亡，依賴叔父陈伯愚撫养長大，因誤入歧途，与叔父分家后，淪为乞丐。

一年，干旱成灾，陈伯愚放粮賑济灾民，大官也來領粮，伯愚恨他不知上进，将他痛打。陈安人聞声赶来劝阻，并暗助銀錢，命大官走去。

大官痛悔之下，在清明节到坟地哭祭父母，时伯愚夫妇也來祭扫，見坟前有殘余紙灰，方知大官还未忘亲，深受感动，遂将他带回家中，自此，大官痛改前非，發奋上进。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本。

劇中人物

張公道(丑)	六小孩	陳志(生)
陳伯愚(生)	陳大官(小生)	陳安人(老旦)
朱參(丑)①		

第一場

張公道 (內) 嗯哼! (上, 念)

家和意也和, 買賣奈如何。

若得一子孝, 何須兒女多!

小老兒張公道, 只因兒子們甚多, 難以度日, 聞得
陳員外開倉放糧, 不免將兒子們喚出前去領糧。

——啊, 兒子們哪里!

六小孩 (內) 來了。(上 念)

忽听爹爹喚, 忙步到跟前。

注: (1) 張公道、朱參兩個人物, 傳統的演法是由同一個演員先後兼扮的。又六小孩在舞台上實際只上四人, 其中二人各抱一小孩 (即“喜神”), 共為六個小孩。

參見爹爹！

張公道 罷了罷了！

众 有何吩咐？

張公道 只因陳員外開倉放糧，你們隨我前去領糧。

众 遵命。

張公道 好好好，拿着口袋。——隨我走，隨我走。將門帶上。（圓場，念）

一去二三里，

众 烟村四五家。

張公道 亭台六七座。

众 羊肉熬冬瓜。

張公道 噯，什麼羊肉熬冬瓜。八九十枝花。

众 哦，八九十枝花。

張公道 只曉得吃啊！——來此已是，在此等候。——門上哪位大叔在？

陳志 （上，念）堂前挂古畫，還是舊家風。——哪一位？

張公道 哦，陳志哥。

陳志 原來是公道兄。到此何事？

張公道 員外可在家中？

陳志 現在家中。

張公道 說我要見。

陳志 在此少等。

張公道 有勞了。

陈 志 有請員外。

陈伯愚 (內) 噫噴！

陈伯愚 (上，念)

向阳門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何事？

陈 志 張公道求見。

陈伯愚 說我出迎。

陈 志 員外出迎。

張公道 員外在哪里？員外在……哦，員外！

陈伯愚 公道兄。請進，

張公道 是是是。(向众孩兒) 随我进来，随我进来。

[六小孩同进。]

陈伯愚 公道兄請坐。

張公道 有座。——过来，过来，見過員外。

众 參見員外。

陈伯愚 罢了。——这是誰家的孩童？

張公道 員外是我的兒子啊。

陈伯愚 哽！怎样講話。

張公道 不是噢，他們是我的兒子。

陈伯愚 陈志，領他們下面用飯！

陈 志 是。——随我下面用飯。(領众小孩下。)

陈伯愚 公道兄，今年多大年紀？

張公道 三十五岁了。

陈伯愚 哦，三十五岁就有許多的孩兒？

張公道 咳，穷人子孙多。

陈伯愚 好造化。

張公道 哎呀，要吃要喝难办得很喏！

陈伯愚 好福气。

張公道 取笑了！

〔陈志引众小孩上。〕

众小孩 謝員外的飯。

陈伯愚 不用謝了。——公道兄，买卖可好哇？

張公道 歇船装太阳。

陈伯愚 此話怎講？

張公道 无非渡(度)日而已！

陈伯愚 度日就好。到此何事？

張公道 聞得員外开倉放粮，特地前来領取粮米。

陈伯愚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取八人的口粮，棉布二匹。

陈 志 是。

張公道 慢来慢来！啊，員外，必須取十人的口粮。

陈伯愚 連你夫妻在內不过八人，何用十人口粮啊？

張公道 实不相瞞，我那賤內，又要临盆了。

陈伯愚 不过九口。

張公道 她是伏地羊羔子，一胎么，就是两个。

陈伯愚 未必吧！

張公道 一定哪！

陈伯愚 一定？

張公道 (笑) 哈哈……取笑了取笑了。

陈伯愚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取十人的口粮，棉布二匹。

陈 志 是。

〔陈志将钱、布交与一小孩。

張公道 你們先拿了回去，我与員外講話。

众 是。

張公道 不要打架，原道而回。

〔六小孩下。

張公道 請問員外，你有几位令郎公子？

陈伯愚 我么……(搖手)咳！

張公道 喂，陈志哥，請过来。

陈 志 公道兄，做什么？

張公道 我問道，員外公有多少令郎公子，員外……

(作搖手状)莫非他有五个？

陈 志 我家員外，乃是乏嗣无后。

張公道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会无有兒子？

陈 志 无有兒子。

張公道 哎呀，奇怪了，奇怪了。噫，我倒要奉承他几句。——啊員外，有道是：枯竹林中生嫩笋，老牛栏內产麒麟，員外积得阴功到，自有貴子降陈門。

陈伯愚 痴心哪。

張公道 一定哪。

陈伯愚 妄想。

張公道 有准哪。

陈伯愚
張公道 (同笑) 哈哈……

張公道 我要告辭了。

陈伯愚 陈志代送。

陈 志 送公道兄。

張公道 啊，陈志哥。

陈 志 公道兄。

張公道 你有几位令郎公子啊？

陈 志 唉！我也是无有兒子啊。

張公道 哎，怎么，你也是无有兒子？哎！你这人說謊
話了。

陈 志 怎么？

張公道 你这臉上帶着有兒子的相貌啊。

陈 志 哎呀，看得出？

張公道 你看哪！

陈 志 哎！

張公道 你的耳朵小，有道是“耳(尔)小生八九子”
啊。

陈 志 噯，此乃是一句古詩啊。

張公道 古詩啊！哎呀呀，取笑了，取笑了！嘿嘿……

(笑下。)

陈伯愚 張公道也不知帶領誰家的孩兒，前來冒領糧米？

陈 志 乃是他自己親生的兒子。

陈伯愚 他三十五歲就有許多的孩童？

陈 志 乃是他祖上陰功積下來的。

陈伯愚 怎麼？這是他祖上陰功積得來的嗎？……咳！

陈門中祖先哪！（唱西皮快三眼）

張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

陈伯愚年半百無有後苗。

為兒女我也曾朝山拜廟，

為兒女我也曾補路修橋。

怕將來老天爺無有果報，

眼睜睜有何人去把紙燒！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緊閉倉門！（下。）

陈 志 是。（下。）

第 二 場

〔陈大官“嘎吧”上。〕

陈大官（念）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卑人陈大官。不幸七歲父母雙亡；多蒙叔父撫養八載。一十五歲身為黌門秀才。唉！是我不好，我不該听信

学友之言，回到家来，与我叔父朝吵暮闹，定要分門另住。是我叔父被我吵鬧不过，只得将我亲娘舅請到家来，将那上等家私平分我一半。咳！又是我不好，我不該在外面晝賭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費，失却功名，只落得乞……乞討之中了……啊……（哭）聞得我叔父开倉放粮，不免前去領些粮米，也好糊口。（圓場）咳！大官生来命运低，失却功名被人欺。大街小巷人取笑。（頓足）咏！咳！不怨旁人怨自己。——到了。（吞吞吐吐地）門上有人嗎？

陈 志 （上）是哪一位？

〔陈志出門，陈大官自慚形秽，返身走去，被陈志拉回。

陈 志 你不是大相公嗎？

陈大官 哎，哎，是我啊！陈志！

陈 志 你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哪？

陈大官 陈志啊，再也不要提起，是我在外面晝賭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費，只落得乞討之中……了……哇！（哭。）

陈 志 到此作甚？

陈大官 聞得我叔父开倉放粮，特地前来領些粮米，也好糊口哇！（哭。）

陈 志 在此少等。

陈大官 （低声）陈志！你去通禀哪？

陈 志 是啊。

陈大官 我叔父若是喜在那里，你将手一招，我就来了。

陈 志 若是恼在那里呢？

陈大官 哎呀，若是恼在那里啊……有了，你把手一丢，我就是一溜哇！

陈 志 我记下了。——有请员外。

陈伯愚 (持书上)何事？

陈 志 大相公来了。

陈伯愚 哪个大相公？

陈 志 大官大相公。

陈伯愚 哦，大官儿来了，叫他进来。

陈 志 是。——(举手)喂！

陈大官 哎呀！糟子糟了……！(转身要走。)

[陈志拉陈大官回来。]

陈大官 我不敢进去啊，我不敢进去啊！

陈 志 (拉住陈大官)哎，你怎么溜了哇？

陈大官 哦，我也曾对你讲过，你把手一丢，我就是一溜啊！

陈 志 哎！我的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你怎么就溜了哇？

陈大官 哦，你把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呀？哎呀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哪！如此说来，我叔父是喜在那里啊？

陈 志 喜在那里。

陈大官 (挺胸扬面)陈志。

陈 志 有。

陈大官 帶路！

陈 志 是。

陈大官 (抬腿欲進門，腿顫抖) 哎呀，不……不好哇！我正要进去，它……它就哆嗦起来了！(向腿說) 不要哆嗦，放大了胆，你不要哆嗦啊，不要害怕，有你大相公与你作主！大……大胆地进去！(進門) 叔父在上，侄兒拜揖。

陈伯愚 (边看書边問話) 罢了。兒啊，你可好哇？

陈大官 我好，我好，叔父可好？

陈伯愚 我也好，几載未見，不知兒的光景如何？(抬頭望，見狀大驚，手中書不覺落在地上) 你你……你是陈大官？

陈大官 陈陈……陈大官。

陈伯愚 你是陈敏生？

陈大官 陈……陈敏生。

陈伯愚 为何落得这般的光景哪？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侄兒在外边不習正道，吃喝嫖賭，浪蕩……(見陈志搖手示意，即住口。)

陈伯愚 講啊！(向陈志) 下站！

陈 志 哦！

陈伯愚 講來！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侄兒在外边不習正道，吃喝嫖賭，浪蕩……

陈伯愚 (向陈志)下站! 你你……快快的講来!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 侄兒在外面不習正道, 吃吃喝喝賭, 浪蕩逍遙, 晝賭夜游, 将一份家私, 尽行花費, 只落得乞……討之中了! (哭。)

陈伯愚 哦! 怎么? 兒在外面, 吃喝嫖賭, 浪蕩逍遙, 将一份家財花費, 只落得这这这乞討了! (气極, 冷笑) 哈哈, 喝喝! 啊喝喝喝……兒既然落到这般光景, 不在外面乞討, 来到为叔的家中作甚哪?

陈大官 聞得叔父开倉放粮, 特地前来領些粮米, 也好糊口哇……(哭。)

陈伯愚 (沉痛地)好哇, 为叔的开倉放粮, 別人有粮, 难道亲生的侄兒就无有粮了么! 有哇!

陈大官 多謝叔父。

陈伯愚 你近前来, 有哇, 近前来, (見陈志向前欲劝)下站! ——近前来! (見陈志又向前)与我下站! (上前扭住大官) 兒是陈大官?

陈大官 陈……陈大官。

陈伯愚 陈敏生?

陈大官 陈……陈敏生。

陈伯愚 好奴才! (打陈大官咀巴, 隨手拿起家法打陈大官。)

陈大官 哎呀, 叔父啊! (哭, 唱西皮散板)

叔父不必怒氣生,

侄兒言来听分明: (接“哭头”)

不看僧面看佛面, 叔父啊!

必須要念在兒的二老双亲。

陈伯愚 奴才！（唱散板）

提起了兒爹娘要掌兒的咀，

陈門中出了你这不孝人！

这样的奴才終何用！（打陈大官蹲三个屁股

座子，倒地暈去）

活活打死你这敗家的根！（坐下生气。）

安 人 （上，唱搖板）

前堂为何放悲声，

見了員外問分明。

啊員外，在此拷打誰家的孩兒？

陈伯愚 誰家的孩兒叫我拷打！你自己去看哪！

安 人 原来是陈大官。

陈伯愚 好个陈大官！

安 人 陈敏生。

陈伯愚 好个陈敏生！

安 人 啊員外，你打他少娘无父的孩兒作甚哪？

陈伯愚 啊？他少娘无父，难道說还欺压他不成么？

安 人 不，不是哟！你打他我心痛哪！（哭。）

陈伯愚 呀呸！象这样的孩兒你与我养上几个，那时我

打他，你再心痛！不看在半百夫妻之份，定要掌咀！

安 人 大官兒呀……（哭。）

陈伯愚 哎，我不許你哭！

陈 志 大相公呀……（哭。）

陈伯愚 哎，我不許你噤！我看你們哪个大胆的（自己也不禁哭起来）敢哭啊……陈大官哪，小奴才！曾記得兒爹娘染病在床，将我二老喚到床前，叫道：兄弟呀，弟妇！我二老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只有大官兒年小，必須教管成人！我那兄嫂說罢此話，就双双的一場大夢！（拭泪）那时兒将将的七岁，送到南学攻書，一十五岁身入黉門，是何等的侥倖哪！兒不該在外面听信旁人言語，回到家来，与为叔的朝吵暮鬧；問起情由，兒要分居另过，为叔的本当不分，又恐旁人道我以大压小，以叔压侄；万般无奈，将兒的娘舅請到家中，将这上等的家財就平分兒一半！兒就該發奮攻書，力圖上进的才是，怎么，兒在外面晝賭夜游，蕩尽家財，失却功名，只落得这……乞討了！——安人！

安 人 員外。

陈伯愚 大官兒多大了？

安 人 二十一岁了。

陈伯愚 呀呀呸！二十一岁还是什么小孩子嗎！（叫头）

陈門中祖先哪！也不知哪輩为官，顛倒民詞，生下了这样敗家的子侄！怎不气……气……（欲进内。）

安 人 哎呀！員外請轉，員外請轉！大官兒他气絕了哇！

陈伯愚 （吃惊）啊？（至此，又有些悔意，慌亂中伸手去摸大官的咀，尙有呼吸）哎呀！——噯呀！（念）

你非愚呆并哑聾，不該敗坏我門庭；
叔侄好比黃粱夢啊，你是誰來我何人！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这奴才若是醒来，就与我轟啊，与我赶，赶了
出去。（下。）

安 人 将大相公喚醒！

陈 志 大相公，大相公醒来！

陈大官 （漸苏醒）噢！（唱小倒板）

适才叔父来教訓，

哎呀，嬌母啊……（哭，唱搖板）

怎不叫兒痛伤情！

嬌母，搭救孩兒啊……（哭。）

安 人 你在外面不务正道，难怪你叔父打罵于你呀！

陈大官 嬌母搭救孩兒吧！

安 人 那个自然。——陈志。

陈 志 有。

安 人 取两封銀子过来。

陈 志 两大封，两小封？

陈大官 嗯，自然是两大封啊。

〔陈志取两封銀子，交与陈大官。〕

安 人 拿定銀两，速速求取功名要紧哪！

陈大官 多謝嬌母！（唱搖板）

謝过嬌母賞紋銀，